怎样读书

胡适

版权信息

书名：怎样读书

作者：胡适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怎样读书

我们平常读书的时候，所感到的有三个问题：一，要读什么书；二，读书的功用；三，读书的方法。

关于要读什么书的一个问题，在京报上已经登了许多学者所选定的“青年必读书，”不过这于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处，因为都是选者依照个人的主观的见解选定的，还不如读青年自己所爱读的书好。

读书的功用，从前的人无非是为做官，或者以为读了书，“颜如玉”“黄金屋”一类的东西就会来，现在可不然了，知道读书是求智识：为做人。

读书的方法，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两个条件：

（一）精（二）博

从前有“读书三到”的读书法，实在是很好的；不过觉到三到有点不够，应该有四到，是：

眼到　口到　心到　手到

眼到　是个个字都要认得。中国字的一点一撇，外国的a，b，c，d，一点也不可含糊，一点也不可放过。那句话初看似很容易，然而我国人犯这错误的毛病的，偏是很多，记得有人繙译英文，误Port为Pork，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了。这何尝不是眼不到的缘故。谁也知道，书是集字而成的，这是字不能认清，就无所谓读书，也不必求学。

口到　前人所谓口到。是把一篇能烂熟地背出来。现在虽没有人提倡背书，但我们如果遇到诗歌以及有精采的文章，总要背下来，牠至少能使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得到一种好的影响，但不可模仿。中国书固然要如此，外国书也要那样去做。进一步说：念书能使我们懂得他文法的结构，和其他的关系。我们有时在小说和剧本上遇到好的句子，尚且要把他记下来，那关于思想学问上的。更是要紧了。

心到　是要懂得每一句每一字的意思。做到这一点，要有外的帮助，有三个条件：

（一）参考书，如字典，辞典，类书等。平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读书，第一要工具完备。

（二）做文法上的分析。

（三）有时须比较，参考，融会，贯通，往往几个平常的字，有许多解法，倘是轻忽过去，就容易生出错误来。例如英文中的一个Turn字，作v. t. 有十五解，v. i. 有十三解，n. 有二十六解。共有五十四解。

又如Strike, v. t. 有三十一解，v. i. 有十六解，n. 有十八解。共有六十五解。

又如Go, v. i. 有二十二解，u. t. 有三解，n. 有九解。共有三十四解。

又如中文的"言"字，"于"字，"维"字，都是意义很多的，只靠自己的能力有时固然看不懂，字典里也查不出来，到了这时候非参考比较和融会贯通不可了。

还有前人关于心到很重要的几句话，把他来说一说：

宋人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又说："可疑而不疑不曾学，学则须疑。""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手到　何谓手到？手到有几个意思：

（一）标点分段，（二）查参考书，（三）做札记。

札记分为四种：

（甲）抄录备忘。

（乙）提要。

（丙）记录心得。　记录心得，也很重要；张横渠曾说："心中苟有所开，原便札记，否则还失之矣。"

（丁）参考诸书而融会贯通之，作有系统之文章。

手到的功用，可以帮助心到。我们平常所吸收进来的思想，无论是听来的，或者是看来的，不过在脑子里有一点好或坏的糢糊而又零碎的东西罢了。倘若费一番功夫，把他芟除的芟除，整理的整理，综合起

来作成札记，然后那经过整理和综和的思想，就永久留在脑中，于是这思想，就属于自己的了。

博就是什么书都读。中国人所谓“开卷有益。”原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为什么要博呢？有两个答案：

（一）博是为参考，（二）博是为做人。

博是为参考　有几个人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学时髦而戴眼镜的，不在此问题内。）乾脆答一句：是因看不清楚，戴了眼镜以后，就可以看清楚了。现在戴了眼镜，看是清楚的，可是不戴眼镜的时候看去还是糊涂的。王安石先生答曾子固书里说：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能知其大体而无怀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他“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我们要推开去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其书。比如我们要读诗经，最好先去看一看北大的歌谣週刊，便觉诗经容易懂。倘先去研究一点社会学，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等等以后，去看诗经，就比前更懂得多了。倘若研究一点文字学，校勘学，伦理学，心理学，数学，光学以后去看墨子，就能全明白了。

大家知道的：达尔文研究生物演进的状态的时候，费了三十多年光阴，积了许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来，偶然读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便大悟起来，了解了那生物演化的原则。

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无论什么书都读，往往一本极平常的书中，埋伏着一个很大的暗示。书既是读得多，则参考资料多，看一本书就有许多暗示从书外来。用一句话包括起来，就是王安石所谓“致其知而后读。”

博是为做人　像旗杆似的孤另另地衹有一技之艺的人固然不好，就是说起来什么也能说的人，然而一点也不精，彷佛是一张纸，看去虽大，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也不好。我们理想中的读书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所以我说：

“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青年会讲）

我的读书经验

我自十馀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岁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作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止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虽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又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自然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閒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从来嬾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

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文化建设》）

为什么读书

读书是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然而，我们如果推论为什么要读书起来，那可有三点：第一，因为书本是学问智识经验之纪录，人类之遗产，读书就是要接受这部遗产，来做基础，再去发挥而光大之。第二，因为要读书而读书，人类是必要读书的，是有读书之必要的，所以才去读书；而且要读书，只有去读书，读书愈多，则所能读的书愈多。为要读书所以读书，为要多读书所以多读书。第三，因为要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要读书。读了书是能够替我们解决目前的困难，应付环境，和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所以要读书。

我们知道：现在的书本是古人经历数千年来之学问智识经验的结晶，读了一本书，等于经历了古人所经历的数千百年的经验。我们不能够再像古人那样从新去经历各种事情。如果我们还是要像古人那样一事一事去经历，试探，而后知道明白，那我们的智识便不能进步，一切文物制度便要有退无进了。因为我们一生所能经历而得到的智识，决不能及到古人所集积的那么多。因此，我们要在极短的时期中，把古人的遗产，全部接受过来，那末，非读书不可。因为，古人经历数千年来之学问智识经验，完全刊载在书本中，我们要知道古人数千年来之这一部分学问，便去读刊载着这一部分学问的书本，我们要知道古人数千年来之那一部分智识，便去读刊载着那一部分智识的书本，我们要知道古人数千年来之另一部分经验，便去读刊载着另一部分经验的书本；我们只要在很短的时期中，就能读完这些书本；就能把古人经历数千年来之一切学问智识经验，人类的遗产，全部接收过来。既接收了人类的全部遗产后，再去发挥而光大之，则人类的学问愈能深造，人类的智识愈能充足，人类的经验愈能丰富了！为保存古人所遗下的学问智识经验，果然要读书；为要发挥而光大古人的学问智识经验，更加要读书。

再说到第二层：为读书而读书。换句话说。读书要“博，”所谓“博，”就是什么书都要读。因为要读书，所以什么书都要读。读书愈多，愈能读书。有许多书，我们读起来是不懂的。一定要读了许多别种书，才能读得懂这本书。所以要读懂这本书，便要读旁的许多书了。先读的许多书，好像是种工具。不读书便不能读书，要能读书纔能多读书。譬如许多人是戴眼镜的。但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

◆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致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确是不错。譬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大家都不知道此书中包含了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心理学，论理学……等科学的；所以不懂得光学，几何学，力学……等知识的，便不能完全读懂墨子。后来的人，知道力学的，读起这本书来，便多懂一些，能知道光学的，更能多懂一些，如果各种新智识都懂得，便能完全了解墨子。所以读书愈多，愈能懂得墨子；换句话说，为多懂得墨子，必要多读别的书。

所以，“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倘使先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歌谣，便觉得“诗经”好懂得多了；倘使读过社会学，人类学，那就懂得更多了；倘使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也可懂得更多，倘使先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懂得也更多。总之，你读过的书越多，你懂得“诗经”也更多。

所以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这样说来，我们为要读书，那能不读书呢？

现在，要说到第三层为解决困难而读书了。做人难，那是人人所感觉的。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对付社会环境？能些都是人生极困难的问题。读书就是要解决这些困难的。困难当前，就得去思想，思想才能发生主意，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有了许多主意，才好选择一个适合的主义去解决困难。如果不读书，就不会有主意。多读书，主意自然会多，解决困难也就比较容易。

所以，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日常的事情不用想，但逢着三叉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是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困难很多。病有各种各样的病，发烧，头痛，多得很。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困难弄清。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读书就是出主意，暗示，但主意很多，于是又逢着困难。主意多少要看自己的学问多少，都採用也不行。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末，就换了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

个钥匙开不出，就换了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末，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试验。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级。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都要经过这五步。主意或暗示很多，若无主义，便无办法，没有主意，便不知道怎样办，这是因为智识不够，学力不足，经验不丰富，从来没有想到，所以要到解决问题时，便没有材料。读书是过去智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智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否则，学问一些都没有，遇到困难就无法解决。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都想不出什么原则去解决，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的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知道了这个道理，忽然触机，就把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譬如一条鱼可以产生二百万鱼子。这样、太平洋应该佔满了，然而大鱼要吃小鱼，更大的鱼要吃大鱼，所以生物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但按照经济学原则，达尔文主义是很没有条理的，而我们读书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科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绕着地球而行。据罗素说，科白尼所以这样的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科白尼想到了这句话可以解决这问题，便採用了。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在六十几年之后恐怕没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就是读书的好处。像这样当初逢着困难后来得到解决的事很多。所以读书，是可以供给出主义的来源。

有许多书读了，就能应用，来帮助你解决困难，例如你读到一课书，遇到几个生字，便不能解释下去；这就是遇到了困难。倘使你把辞典检查一下，你马上能够解释得出，而你的困难也马上就解决了。诸如此类的事很多，这里不多举了。同时，有许多书读了，好像没有用处似的。并不能够解决困难的。然而，这是错误的。无论那本书都有用处，都能帮助你解决困难的，当在适用的时候。现在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学生，在晚上看本小说，这本小说非常好看。看得兴味十足的时候，灯光忽而熄灭了。那时，他好不心烦。这是他的目前困难，他用什么方法去克服这个困难，以继续看小说呢！于是读书的用处，就在这时候发现了。他细细研究灯光熄灭的道理，知道是灯油少了的缘故。灯心吊在上面，不碰着油，所以火光熄了。当时，他就想起“伊索寓言”上有一段的故事，说有一隻鸬鹚，嘴渴得很，见到一瓶中有少些的水。然而因水太少了，牠的嘴不能伸入瓶中去吸。因此，牠便想出法子，把小石子投到瓶中去，使瓶中满装石子，水浮在瓶口，牠便可以吃了。于是，这个学生便想到用铜元投入灯中，使火油浮起。然而因灯口极小铜元不能投入。他于是又想到他曾学过理化科，知道火油比水轻，把水装进去，火油便可浮在上儿，而且水和火油不相混合，对于灯光一无妨碍，所以他便这样做了。结果，他的困难自然解

决了。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读书多的用处了。那个学生当读“伊索寓言”的时候，决不会想到在现在看小说时要用他来解决困难的。所以读书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读书愈多，难困更容易解决。

我们要做成一个学问博大而又精深的学者。精深的方面，是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旁搜博览。用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于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好像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校；从此点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围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性心。这样的人，对于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于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

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地步呢？不必说，要读书“精”而“博。”

什么是“精？”简单说来，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读中国书时，每个字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读外国书要把A、B、C、G、……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有许多书，必要熟读的；恕爱的诗歌，如精采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瞭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都要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第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等工具须要完备；第二，要做文字上的分析；第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才能了解。

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是不够，必须还得自己运动手，才有所得。例如（一）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二）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三）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四类。a抄录备忘；b作提要，节要；c自己记录心得；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

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到的功夫，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敍过，用自己的语言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祕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

最后，我们要读书，必须要懂得一种外国文。中国所有汗牛充栋的书，很少是有系统有结构的，都是漫无计画随便集成功的。好像“论语”一书，东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西一句“子曰……”又一句“子曰……”其他如“孟子”……等书都是零零散散集成的，毫无系统可言。一切中国的所谓经史子集，都是杂货店，“集”是杂货店，那是很明显的；然而子，何尝不是杂货店？“史”与“经”又何尝不是杂货店？因为是杂货店，所以可读的好书很少。中国书中有系统有结构而可读的书，至多不过半打！因此，我们单读中国书就觉得不够，我们至少要学一种外国文字，才可以收博览群集，触类旁通之效。如果学者能下一年的苦功，不怕麻烦，查生字，辨句读，一字字，一句句，都弄得非常清楚，就会有很好的成绩。如果你有一种外国文可以不费气力地看得懂，就是睡在榻上或是立在窗口，都能不费力气地看懂外国书，那末，你就可毫无阻碍地读书，并且觉得读书是如何快乐了。

我的读书的经验

读书月刊编辑顾仞千先生要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读书的经验。’这个题目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我不会做文章，也不能不勉强把我个人的一点愚见写出来。

我幼时的最初的第一个教我读书的先生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一个前清的贡生，八股文，古文都做得很好。他壮年曾在鄉间教书，后来改经商了，在休甯办了一个小学，他做校长。我的祖父是一个很庄重的人，他不苟言笑。鄉间妇女看见都怕他，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钟馗。’我幼时很怕我的祖父，他教我识字读书，第一件要紧的事是读得熟。我起初念三字经，后来念幼学琼林，再后来念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这些书小孩子念来，自然是没有趣味，虽然我的祖父也替我讲解。我的祖父每次替我讲一篇书，或二三页，或四五页，总叫我一气先念五十遍。我幼时记性很好。有时每篇书念五十遍就能背诵了。但我的祖父以为就是能背诵了也不够，一定要再念五十遍或一百遍，往往一篇书每日念到四百遍的。有一次我竟念得大哭起来。现在想来，我的祖父的笨法虽然可笑，但我幼时所读的书到如今还是很多能背诵的。可见笨法也有好用处。

我的第二教我读书的先生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读书当然不多。但他有一个很好的信仰，是‘开卷有益。’他因为相信唐太宗这句老话，所以对于我幼时看书并不禁止。我进高等小学已经九岁，那时已读过许多古书，对于那些浮浅的国文教科书颇不满意。那时我寄宿在林宁潜阜店里，傍晚回店，便住店里找着小说来看：起初看的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总看了至少十次，因为店里的伙计们没事时便要我讲三国故事，所以我不能不下苦功去研究。后来接着看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说唐，说岳，施公案，彭公案等书，凡在潜阜找得到，借得到的小说我都看。往往晚上点起蜡烛来看，后来竟把眼睛看坏了。

我的祖父教我读书要读得熟，我的父亲教我读书要读得多。我受了我祖父的影响，所以就是看小说也看到极熟，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孔明祭周瑜的祭文（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孔明的‘出师表’（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以及曹操在长江中做的诗（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貂蝉在凤仪亭对吕布说的话（三国演义第八回），我都记得很熟，所以有一次高小里先生出了一个题目是‘致友书，’我便把‘度日如年’（貂蝉对吕布说的）的话用上了。这样不求甚解的熟读书，自然不免有时闹出

笑话，因为看小说时只靠着自己的幼稚的理解力，有些不懂的地方也囫囵过去了。这是很危险的。读书读得熟是要紧的，但还有要紧的事是要读得懂。

我受了我的父亲的影响，相信‘开卷有益，’所以后来在师范学校的两年，对于功课不十分注意，课外的杂志新书却看得很多，那时徽州师范学校的校长是胡子承先生，他禁止学生做白话文，看新青年，但他愈禁止，我愈要看。我记得那时新青年上发表的胡适之周作人刘半农沉尹默一些人的白话诗，我都背得很熟，我受新青年的影响，所以做白话文，白话诗，简直入迷，后来竟因此被学校开除。我现在所以有一些文学趣味全是我的多看书的影响：但我这些影响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个人看书到现在还是没有条理，多读书免不了乱读，乱读同乱吃东西一样，是有害的。

我十七岁到南京读书，在南京读了一年书后，胡适之先生到南京讲学，我去看他。我问他读书应该怎样读法？他说‘应该克期。’克期是一本书拿到手里，定若干期限读完，就该准期读完。胡先生的话是很对的。我后来看书，也有时照着胡先生的话去做，只可惜生活问题压迫我，我在南京北平读书全是半工半读，有时一本书拿到手里，想克期读完，竟不可能，在我，这是很痛苦的。现在，生活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苦痛的病魔又缠绕着我了。几时我纔能眞正‘克期’去读书呢？

我的读书的经验如上面所说，是很简单的：第一，应该读得熟，第二，应该读得多，第三，应该克期读书：

我是一个不赞成现代学校制度的人，我主张‘普遍的自由’（Universal Liberty），我曾说：

- “吾国自清代光绪变政，设立学校，同时年级制也输了进来，年级制是以教员为中心，以教科书为工具，聚智愚不同的学生于一级，不问学生的个性，使他们同时学一样的功课，在一个教室内听讲，聪明的人嫌教师讲得太慢。呆笨的人嫌教师讲得太快。聪明的人只得坐在课堂打磕睡，看小说！混时间！等着呆笨的人的追赶，呆笨的人却整日整夜的忙着，连吃饭，睡觉，如厕都没有工夫，结果还是追赶聪明人不上。所以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同我们一班小朋友说笑话，“你们也想进学校吗！我以为学校是为呆笨人而设的，对呀现在所谓年级制的学校，的确是为呆笨人而设的。一本陈文编的“算术”聪明的学生只要两个月就演完了。学校里偏要教上一年半载，一部顾颉刚编的“初中国文。”聪明的学生只要半年就可读完了。学校里偏要教上三年四年。况且在同一时间内，一定要强迫许多学生听同样的乾燥无味的功课，所以有时教员正在堂上津津有味的讲“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

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学生的头脑里！也许竟在想，“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景阳岗武松打虎。”……”

我是不赞成现在的学校制度的。现代的学校可以使学生得着文凭，却不能包管学生能不能得着学问，老实说：学校教育的用处，不过有几个教员，教学生读书读得懂而已。像上海滩上的一些野鸡大学，流氓教员，他们自己读书读得懂不懂还是一个问题。在今日中国有志读书的人。只有靠着自己，只有靠着自己去用功，学校是没有用处的。

有人说，‘自己读书，读不懂怎么办呢？’我说，“可以去问懂得的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敬爱的先生。但不一定的在学校里的。”一切参考的书籍，字典，也可以帮助人们读书得懂。

根据我的一点小小经验，给青年人—有志读书的青年人，进几条忠告：

- 第一，我以为读书应该多读，应该熟读，应该克期的读。

- 第二，我以为读书不懂便应该问朋友，亲戚，你所敬爱的先生，或是字典参考书。读书应该每字每句都读懂，‘不求甚解’是不对的。

- 第三，我以为今日中国有志读书人应该学通英文或日文，以作研究外国学问的工具，单读中国书，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多读外国书。

我的话虽然简单而且浅薄呵，希望对于有志读书的中国青年，有一点小小的用处！

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

我读书虽然数十年，毕竟还是一个大门外汉，以一个门外汉，来研究门内事，当然很困难的。可是古人说过：“我非智者，而爱智者，”我也有同样的说法：“我非学者，而爱读书”现在且把我对于研究读书问题的一些心得，分三点来说一说。

一　为什么读书

这个说法，似乎很离奇，比如有人问“为什么吃饭？”这不是和“为什么读书”一样么？这却是很难同答。但仔细一想，也有些道理在里面。为什么读书？我的答案，是“为学做人而读书。”有人要说是为文凭而读书，这当然是绝对错误了。为求学问智识而读书，为谋职业而读书，虽然有一部分理由，但仍未免把读书的价值，看得太低。所以我要说“为学做人而读书。”我不敢说这个答案，一定就对，因为不读书的人，也有会做人的啊。但是，我可再答一句说：“不读书的，且会做人；那末，读书的，不更应该会做人么？”

继此，再进一步，来研究怎样去做人罢！我以为要做人，要做一个好人，一定要具有次例三个条件：

（1）优良的品性，（2）丰富的知识，（3）应变的才能。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一定要把这三件，完备起来，且融会贯通起来，才能成为好人。倘若缺了两件，固然不行，就是缺了一件，亦复不可。若三样没有，那末便如古人所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了。本来三件都不全的人，便可以说和禽兽差不多。盖有了知识，还得要有善良的品行，去统御他；知识原是空的，没有才能，也无从运用啊。所谓才能，就是应付困难的能力。中国被外人压迫，说没有法子，这便是没有才能的表示。要做一个好人，要从读书入手，其目的就是为借读书的作用，来增加知识锻练才能，矫正品性。但是现在到处都看到书獃子，知识虽很丰富，差不多什么都知道，可是遇事却无应付方法。这就是因为他“只知为求知识而读书，不是为学做人而读书。”的原故啊！

若是具体的说来，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好人呢？我以为要分两层来说：

（一）就主观上说，要得着圆满的生活—个人的感觉。

（二）就客观上说，要有益于社会人群──事实的表现。

圆满的生活，倒底又是什么呢？一班阔老，洋房，汽车，什么都有，衣食住，是非常舒服，在普通人看起来，总以为这就是圆满生活了。但是就客观上讲，他的行为，是往往夺人之利以为己利，算得有益于人群么？所以圆满的生活，绝不是在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在精神上的发展。

孔子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食者，未足与议也。"他老先生的说话，大概是不会错罢！他是一向赞美"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子路，"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颜渊的，那末，他的用意，也就可以推知了。欧洲有一位哲学家，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宁愿做一个终身穷苦的苏格拉底，不愿做一个快乐的猪。"这是什么意思呢？骤然听了似乎有点令人怀疑。其实，这就是他感觉着"圆满生活已经得着了"的表示啊。如我国宋代的文天祥，被元朝捉去后，关在狱中，他还作正气歌，一无忧虑之色，那末，他的泰然自得，也就是他得着圆满生活的表示啊！由此可以证明，生活的圆满，是有时离开物质超过物质，也纯粹在于个人人格的发展。盖他能为社会谋福利，他能决心杀身成仁，能捨身取义而不悔，人格之所以伟大者在此，感觉到得着圆满的生活也在此。而以肉体虽死而他的精神永久不死。因为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终身奔走，为社会人群服务，认定必如此，才算尽了做人的责任。

不过人人都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部分人，还没有因读过书，而得着修养，还未必皆明白做人之道，所以智识高的，才力强的，应该对于国家社会，多尽一点责任；地位高的，更应该对于国家社会多尽一点责任。

现在再来研究一研究"做人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做人的根本，恐怕是"为求生"罢！说起求生，种类也很多了：乞丐的讨钱，是求生；奸商的骗钱，是求生；谋职业也是求生，慈善家赈济飢民，是求多数人的生。孙中山先生奔走呼号，首创革命，是谋全民族的生。同一求生，而范围的大小，行为的邪正，迴乎不同了。因为求自己的生，而妨碍他人的生，当然是罪恶；牺牲个人而谋大众的生，这才能算是道德。为求生而表现出道德之行，这便是一个做人的最大标准，千千万万不容忽视，因此又要说到中国一向德目中所列的仁义二字了。因为这两个字，是和读书学做人，有极密切的关系啊！

仁字的意义：（一）二人为人，是社会的起源，所以仁字含有社会的意义。（二）我们吃的瓜子，叫瓜子仁，杏核有杏仁，为什么这些东

西都叫仁呢？这是表示仁在土中，能渐渐发育成长，所以仁又含有生机的意思。（三）我们说“麻木不仁，”也就是“麻木不动，”所以仁又有流动活动的意义。（四）仁者爱人，这是普通的解释，就是所谓博大的同情心。所以“仁”实含有四种意义：（一）社会的结合，（二）生机成长，（三）活动不息，（四）博大的同情心。

义字的意义，是以个人为立场的，认为需要的，应当的，就做；反之就不做，要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他是和仁的德行相辅相助的。

无论新的，旧的道德学，关于仁义的德行，皆是特别注重的，我们不读书，不学做人则已，要读书要学做人，我以为一定要依据仁义，以求得圆满生活。那末，对于第一点，“为什么读书？”的问题，我的答案，道“读书是为学做人，”也就可以明白了。

二　书是什么

爱迪生发明许多东西，并不是纯由读书得来的；达尔文的许多优生学上的贡献，是从研究小动物得来的。现在一班学者在实验室里所做的工作，在社会上所做的调查，并不是读书，但是也可以说读书。

那么，“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书是以文字图画表示，订成本子的东西。但是这个答案，不能算十分对。我说书可以分做广义的和狭义的，抽象的和具体的多种。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为三人中，除我外，其他二人，皆可以告诉我一些不知道的东西，那末，这就无异于读书了这可说是“广义的书。”所以就广义的书来讲，地上万物，都是书，卽考古家掘得了地下古物，也是书。陶渊明写信给他儿子，教他儿子善待僕人说：“彼亦人子也。”这句话，后人读了，受到感动，改善了他的行为，增加了做人的学问，这固然可说是“具体的书；”但如释迦牟尼因为看见了死人的痛苦，就厌恶了世界上生老病死，而决心出家，这死人，便可说是释迦牟尼所读的“抽象的书。”

现在我既解释了什么是书，并且认定了读书，是为学做人，似乎读书的功用，可以明白了。若专来说做人哩，我以为，应有下面的六套功夫：（一）读古人书，（二）受师友训导，（三）观察事件，（四）验之于行事，（五）反省，（六）记载这也可说一种是“读活书的办法”本来名人遍天下，我们又何必专靠已死的古人呢？只靠书本，一定不够用，离开具体的书本，抽象的书多得很哩。广义的与抽象的书，比狭义的与具体的书，实在是重要得许多。所以我说：“书不仅是具体的一本一本读物。凡是各种事物，都可以做我们的书。”

以上所说，是我对于书的意见和解释。

三　怎样读书

如此说来，书的范围，未免大广漠了。现在我再要缩小范围，就具体的狭义的书，来研究一下罢！

（一）读书的步骤：

（1）读书的时候，要注重书的选择。

（一）审明内容是，否为我所需要。（二）配合时间，是否能在一个定期内读完。

（2）读书的时候，要决定怎样读法：

（一）那些需要精读。（二）那些需要略读。

（3）读完以后，要作几种重要的工作：

（一）做表解—分析书中内容，阅之一目了然。（二）摘录—摘录书中要点。（三）评论。

（二）读书有三戒：

（1）戒盲读　不加选择，一会儿看这类，一会儿看那类，徒耗时间，一无所得。（2）戒浪读　虽经选择；而不确定目标，且忽作忽辍。（3）戒死读　不反省，不详察，不求与事实相考证。

（三）读书有四要：

（1）要与物的观察相印证。（2）要与事的体验相融和。（3）要配合目的，时间，和需要。（4）要思学合一。

为什么读书？书是什么？怎样读书？这三点总算略略说过了。我仅把我的一点心得，简单说出，实在浅陋的很！此外还有一件与读书问题有关的，便是“写日记。”近代成功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不靠“日记”的。因为读过的书，有紧要的地方，记了下来，虽是段言片语，也可以终身用之而无穷。还有时人名言，及个人感想，日久易忘的，也必须要把他记载下来。如此日子愈多，材料愈富，经验也就不断增加了。最后一点，我以为要研究读书问题，同时，应该明确认定，我在此时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应该负了什么责任！

（《教育杂志》）

读书与兴趣

读书是人人认为重要的工作，但是未必人人肯读，人人能读，更非人人会读，所以能读而不肯读，固然不合，肯读而不会读，也是无用。吾所谓会读，就是要懂得读书的方法，认识读书的意义，无方法无意义的读书，所获的效力很微的。现在一般人的读书，大概都有一种目的，分析起来，有为觉世济民的，有为功名利禄的，有为应用的，有为修养的，有为欣赏的，有为学业的，表面看起来，似乎都有正当充分的理由，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读书都是“有所为”而读的。吾以为“有所为”而读书，不是眞读书，是以读书为工具，为手段而用以达其别种目的。等于学生为毕业证书而求学，著作家为版权而著书，当然也有例外，但是至少一部分人等到目的达到，就把工具搁置了。这样的读书至多在智识方面增加一些资料，去读书之眞义很远。眞学问者为学问而学问，眞读书者也应为读书而读书，也就是“无所为”而读书。凡做事“无所为”而为的，必对于其事有深切之了解，浓厚之兴趣。有“终生以之”的决心，有“不可须臾离也”的情绪，那末可以达到成功之境，并且可以使他生活愉快而富于意义，小孩子为游戏而游戏，虽汗流浃背，还是“乐此不疲。”假使上了学为分数而体操，他的情绪就不是这样了，读书也是如此。假如为了什么而读书，达到目的以后，对于读书的兴趣要渐渐的淡了，达不到目的，也要渐渐的灰心起来了，因此吾以为读书不应该夹杂其他目的，若是问为什么要读书，就答他为读书而读书。虽然；话虽如此，要大家明白这道理也不是容易的，所以唤起读书兴趣，是提倡读书最好的方法。

兴趣是人生生活中最重要的条件，所谓“努力”“向上”“进取”“奋鬬”“勤勉”等等的美德，都需要兴趣做基础。据心理学家言，兴趣是一种情感作用，人们从事一种工作，虽耗精力而能感觉快乐与安慰，愿为而不怨为，这就叫做对于这件工作有兴趣。古人所谓“读书最乐”又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似玉”等，都是形容读书的乐趣，假如没有培养读书的兴趣，就领会不到这样的乐处，这是浅而易见的事实。有人说人们从事一种工作，怎样才可以发生兴趣是免强不来的，假如某种工作和他个性不适合，或是不合需要，结果必不能发生兴趣，读书固然人人需要，但是不指示读书之目的，他不感觉需要？怎样可以引起他读书的兴趣呢？此说当然也有一部分理由，但决不是绝对的。假使人们的兴趣，果然完全是天赋而非环境或其他方法所能转移的，我们对于教育的功能。就要发生很大的疑问，至少可以说教育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大概教育学者不会承认吧！所以我们可以深信兴趣固然由于天赋，而环境和教育的力量也非常之大，可以转移，祇要

转移的方向和他天赋的个性不至太相悬殊罢了。从几千年人类遗传的历史看起来，读书应该人人知道需要，人人具此天性，所缺少的未必人人对于读书有兴趣，吾们应该以教育的力量造成读书的环境，使人人不但不以读书为苦而以为乐，不以读书为工具手段，而以为生活需要，那末读书之风自盛，而读书之效用亦在其中了。

（《教育杂志》）

读书实验

这是我十一月五日在尚文路江苏省立实验小学的讲演词，由童常君笔记下来，经我增删过的。

诸位天天到学校里来，一定知道是来求读书，是来求知识的。但是怎样求得的呢？有了知识应怎样运用呢？求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在诸位脑子里是很少想到的罢？

知识是怎样求得的呢？单靠书本吗？决不是的贵校名为实验小学，我们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求知识单靠书本是不行的应当把实验与读书结合起来，才能求得知识，我今天就是拿“实验的读书”作为题目和大家讨论。

有了知识怎样运用呢？学校的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份是诸位将来在社会上做人做事和改造社会的准备时期。所以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应富从这三方面去实验，在这实验中，所以知道所求的知识是否正确又可以从实验中获得更新的知识。要把自己锻鍊成一个有道德有能力而且能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的人，这样的读书才能算是实验的读书。这才是读书的眞目的，现在分三面来说说吧。

一，做人与读书　人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人能够自己知道求做人的方法。其他动物是完全没有这种智能的。譬如马经过人的训练能拉车，牛经过训练能耕田，但马和牛没有人去驾驶是不会自己去拉车去耕田的。人就不同了。当先生在讲台上教你们的功课，你们不仅可以听可以讲，也可以和先生讨论，图画教员教你们画画，你学会了，只要自己努力，甚至可以比教员画得好些。所以做人不是和牛马一样衹是顺应环境屈服环境，人是能够自动的积极的去认识环境改造环境。诸位在读书的时候。就应当从认识环境和改造环境两方面实验起来。在社会上可以做一个明瞭时代和改造社会的人。从来有许多人总认为物理化学的知识才可以实验，做人的学问不能实验。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做事与读书　有许多人以为读书很多就是有学问，就能做事，其实这是不尽然的，所谓学问必须是能知能行，而且是正确的知，正确的行，才能算是眞学问。能知不能行的人，固然是与蛀书虫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所行都是不正确的，那于人于事于社会都是没有脾益的，要想达到正确的知，正确的行，就应当把求得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实

验起来。譬如化学上讲轻二氧H2O化合可以变成水，这个知识在实验室中可以证明的。我们知道水是可以用人工构造出来的，那么做事的时候决不会做出什么“张天师设坛求雨”和“喇嘛唸经求雨”的迷信的行为，而明白人类可以用科学底方法来抵抗天灾了。所以一个人读书如果不能在做事上实验起来，纵然能称“学富五车”或“十载寒窗”也只能博得一个“书生”的名气，做起事来，还是一个糊涂虫。

三，求进步与读书　我们生存在社会中，做人做事是要常常遇着种种障碍和困难来阻止我们摧残我们。当我们遇着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扫除各种困难达到做人做事成功的目的呢？我觉得一方面要有知道，多一分知识就多一分解决困难的能力。同时要有求进步的决心。只有人类这种决心才能把历史和社会推向前进，怎样才是求进步的决心呢？第一，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譬如初学骑脚踏车的时候，要想学会它一定有跌破皮跌破衣的痛苦，才能把脚踏车学会。假若在未学之先，就害怕这些痛苦和失败，那一定是学不会的。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成功，是经过了十一次失败和牺牲，才达到推翻君主专制的满清。建设民主共和国家的目的。总之无论做人做事，若有了怕失败怕困难的观念，一定是不会成功。也一定是没有进步的，第二要有创造的精神中国人，是很缺乏这种精神的，不但缺乏这种知识而且常要压制这种精神。诸位小朋友在家里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不是常常不问你高兴不高兴或你的行动对不对，他总是不准你做这样不准你做那样的。在社会上也可以看见禁止这样禁止那样，所以十几年来把中国玩得死气沉沉没有一点进步的现象，这都是由于一般青年没有了创造的精神。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和社会间的事理，是要我们随时随地去创造去发现，才能改造社会，社会才有进步。拿政治的主张说，中国人总是人云亦云，人家说法西斯好，我们也跟着说好，人家实行共产主义，我们也要跟着去做。这种抄袭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但我们对于这些东西也用不着惊讶，奇怪，一个主义和学说的发生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无论法西斯的手段好坏，希特勒反抗凡尔赛和约压迫的精神和墨索里尼振兴意大利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值得我们模仿的。苏联的共产主义无论好坏，但是他们有计划的集团的生产使其国内建设的成功，外交上的成功，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总之，我们应当取人的长处，不要学人的短处，要创造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方法，把中国民族的危亡挽救过来。我们要使中国进步，不能永久，停滞在次殖民地的状态中。诸位在读书的时候，就要不怕吃苦和创造的精神养成求进步和改造社会的能力。

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总括的说一句，实验的读书就是把读书与做人，做事和求进步三件事结合起来，才是眞正的读书，才能求得眞正的知识。

（《读书生活》）

作文与读书

作文与读书有什么关系呢？

杜甫的诗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俗语也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中国人的作文做诗，大多数抱着一个老法子，叫做多读书。

多读书是不是对于作文有帮助呢？

就是照现在我们的眼光看来，当然也是有的。

我们要我们的文章没有用字上的错误，我们便应该研究文字学。我们要我们的文章没有造句上的错误，我们便应该研究文法学。我们要我们的文章没有思想上的错误，我们便应该研究论理学。我们要我们的文章做的美，我们便应该研究修辞学。

其馀如经济学，如心理学，社会学，动植物等，皆和文学直接或间接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文章做的好，不可不用功读各方面的书。

上面的话，也许中学生诸君看了未免要大吃一惊，说：要研究那些科学纔来作文，作文一事，岂不太难么？

我说：不是的。我的话是就广义说。我说的是那些科学常识都和作文有关系，却不是要人把各种科学全弄好了纔去作文。

从前有个卖臭虫药的，说是他的药如何灵，人家买来回家一看，原来包内是“勤捉，”二字。要臭虫断根只有“勤捉，”要文章做得好只有“勤做。”

学绘画的人只懂得一些光学，透视学，色彩学的原理，不肯用笔去画，是不行的。作文也是一样。只懂得一些文法，修辞的原理，不肯用笔去做，终久做不出好文章。作文正同蜘蛛抽丝一样。要抽纔有，不抽永远没有。

读书供给作文只有两方面的用处：一方面是思想方面，我们可从书中懂得世间各方面的眞理，人生各样的眞相。一方面是技巧方面，我们

可从古今各大家的文章上学得他的词句的美丽和风格的清高。

但是，世界上的书籍很多，青年人读书究竟从何读起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不但在青年们成为问题，在老年人也成为问题。正如从前北京教育部有个司长，很有钱，吃得很胖，而且也很肯买书的。但是他常常叹着气说：“不得了！不得了！书太多了，不知道读那一本好。”世界上这样叹气的人很多，有老年，也有青年。英国的文学家培阑德（Arnold Bennet）曾说过笑话，以为问读书要从何读起，正同狗咬骨头；要从何咬起，一样奇怪。培阑德意思，是主张趣味的读书法的。

趣味的读书法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学学生国文程度不佳，很大的原因，是不准学生去看有趣味的书。我从前在徽州一个师范学校读书，那学校的校长胡子承先生，是个很顽固的人，不许学生看小说，（看小说是要记过或开除。）甚至于新青年也禁止学生看。但我自己的白话文却是从小说中学来的，因为我们徽州的土话，离白话文很远。现在，像胡子承那样禁止白话文的人是很少（我不敢说没有）了。但许多教员多抱定几册商务中华的国文教本，教的大概是十年以来新青年以后一般作家的作品。老实说，这十年以来的新文学，大概都是些（急就章，）眞正有价值的作品很少。我们应该鼓励爱好文学的学生多看他们所喜欢看的书，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小说，曲，诗词，文，各种，新的，古的，文言，白话，本国，外国，各种：还有一层，好的，坏的，各种：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学与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练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自然，这不要成为乱读，须得有人给他做指导顾问，其次要别方面的学问知识增进，逐渐养成一个健全的人生观。”（我学国文的经验，谈虎集下卷）

周先生的后面几句话也很重要的。要有“指导顾问，”可以说是有系统的读书法。系统的读书法也是重要的。培根（Bacon）曾说：看书同吃东西一样，有的随便尝尝就够了。有的应该吞嚥下去的，有的应该咀嚼消化的。没有系统的读书，正同随便吃东西一样，一定要弄成胃扩张，不消化的。有系统的读书，可分两面说：一面是我们如要懂得一些文学原理，就应该看些什么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徵或卢那却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之类。如要研究自然主义的作家，则不可不读弗罗贝佐拉莫白三的作品。这叫做专门的读法。一面是应该知道世界上眞正有价值的著作并不多，我们应该选最好的书来读。如法国诗人波得莱尔（Baudelaire）爱好爱伦波（Edgar Hlan Poe）的著作，翻译了许多爱伦波的诗，所以他自己的诗也受了爱伦波的影响。又如歌德的浮士德（Faust）的有名，是大家知道的，但如曾孟朴先生所说，他，不隐居鄉间，译了狐史，那来浮士德的成功。

又如法人伏尔泰（Valtaire）作文，常常先把马西隆（Massillon）的书拿来读，弥尔顿（Milton）一生也只爱荷马（Homer）与Euripiedes的著作。这就是“咀嚼消化”的读书法，使自己受了书的影响，使书的灵魂，成为自己的骨肉的。这叫做精选的读法。

“别的方面的学问知识”也很重要的。我在前一讲曾说学科学的人不应该为文学多躭误工夫。学科学的人鑑赏或尝试一些文学趣味是可以的。但如目下中学生之不喜欢数理等科，以及国内出版界自然科学书籍的不畅消。关于高级自然科学的书，竟致没有书店肯印，实在是可虑的事情。学科学的学生应该专注精力于科学，是不用多说了。就是学文学的学生，也不可不有普通的科学常识。夏丏尊先生在他的文章作法附录上曾说：

- 无论如何地设法。学生底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底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这原是历来中学程度学生界底普通的现象。不但现在如此。

- 为补救这简单空虚计，一般都奬励课外读书，成是在读法上多选内容充实的材料，我也曾如此行着。但结果往往使学生徒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识，思想愈无头绪，文字反益玄虚。我所见到的现象如此，恐怕一般的现象也难免如此罢。

- 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

夏先生的结论是“传染语感于学生，”教员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为理解一切文字底基础。但我以为这也不是根本办法。要学生的思想不空虚，根本的办法只有学一些根本的科学常识。郭沫若曾说诗人不可不懂得天文学，实在是有见识的话。我以为学文科的高中学生，也不可不有下列的科学常识：

（一）应该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懂得一些唯物史观，经济史观，人类学，等常识。

（二）应该多看一些论理学，心理学的书籍，懂得一些思想法则，心理现象。

（三）应该多看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如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懂得一些天，地，人，物的历史和现状。

这是根本办法，可以医“思想无头绪，”“文字玄虚”的大病的。

（周作人先生曾对青年进过这样忠告，请参看谈虎集下卷，妇女运动与常识。我的意思完全与周先生相同，略以鄙见补充一点，因周先生对于论理，心理等科未说及。）普通文科学生总带些自命文豪的气味，对于一切科学都看不起，其实，懂得一些科学常识不做人的基础，做人比做文豪要紧得多。做一两句白话诗，做一篇短篇小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挂不起文豪招牌哪！

读书对于作文的重要，上面大略说过了。但中国青年学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养成善于怀疑，独立思想的精神。

叔本华（Schopenhauer）说得好：

- 写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印在砂上的行路人的足迹，人们虽然可以因他而明知道前人所取之道路，但行路人为行路和观望前面什么风景起见，是必须使用他自己的眼睛的。

所以书上记载的“眞理”和“人生”究竟多是纸上的。叔本华是主张思想，反对读书的，他曾说过很妙的话：思想是自己跑马，读书是让旁人在我们的脑里跑马。他的话自然有点偏激。但是中国是一个泥古的民族。所以王安石创经义试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之千年；萧何行漕运之制，行之二千年。（康有为弟子徐勤的话。）女人缠足，“或谓始于李后主，宋人只有程颐一家不缠足，”缠足也缠了千年。无论什么笨事傻事，都行之千年而没有人敢怀疑，没有人敢革命。这眞是世界鲜有的奇谈。有人说中国人的头脑是一枚明镜，映进红的就是红，映进白的就是白的，一点变化也没有。这是可以亡国灭种的头脑！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学生们在作文中养成独立思想的习惯。程颐说：“学原于思”，胡适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胡适又说：“我们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这都是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要学生甯失之过疑，不要失之过信。

眞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人的书籍都是我们的参考品，我们的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我们要学生能够独立思想，不要掉“书袋。”

培根（Bacon）说得好：“书籍永远不会教给你书籍的用处。”一切书籍都是参考品，思想方面是如此。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是如此。

法国文学家布封（Buffon）曾说：“文体卽人，”韩德（Leigh Hunt）补充布封的话，说：“人卽文体。”中国古语也说：“文如其人，”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脸孔，树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果子，山上没有两个相同的石头。一切物体都有个性，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应该有个性。

从前作古文的人专会模放“先秦诸子”模放“两汉”模放“唐宋”现在古文已经打倒，这些习惯是已经取消了。但是，模放韩愈苏东坡固是不对的，模放梁启超胡适之难道就对了吗？我们读古今名人的文章，要和蚕吃桑叶一样，吐出丝来。模放好比蚕吃桑叶吐桑叶，中国的白话文的历史比文言文短得多，所以现在白话文正有待于我们的试验和创造，造成一种丰富优美而清新的词句和文体。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写景，写情，写意，写事，运用自如。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简洁，也能够繁複；能够明白，也能够深刻。几本古老的红楼梦水浒，几册简单的国语教科书，几页浮浅的新创作小说，决不够我们学生的欣赏和研究。一切文章有两个伟大的导师：

一是自然，二是人生。

我们要学生多多观察自然，研究人生，我们要学生从小养成这种习惯。我们不要学生迷信书本，模放书本。我们要学生不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做今人的奴隶。

（《现代学生》）

读书并非为黄金

—我的不读书的经验

中国人太把“读书”看得严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的说法，先认读书为苦不可耐，于是用黄金利禄来引诱，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意思。

本刊徵求我读书的经验，我不敢以读书人自居（虽然读书人的“书生气”的坏处依然是很多，）我所能说的不是读书的经验，而是不读书的经验。

我三週岁以后就读书，读书这样早，完全因为我幼年时太活泼，毁坏了许多东西的缘故。一直到十二岁，全是旧式灌注的教育，除了识字的成绩以外，到现在是毫无益处。因为读书没有趣味的缘故，此后入学校，直至师范学校毕业为止，凡有书本的功课我都不大喜欢。所喜欢的是手工图画以及书本以外兼有实物的理化博物。再后则半工半读或者整日工作而夜间自己读书而已。

尤其是在法国的时候，因为经济的能力是不能读书的，所以，一方面分出时间去工作，一方面又节省读书应有的一切工具与方法，欲读书而不可得了。我没有人教我法文，为了节省起见，不懂一句法文，就进美术学校学画去了。自己看看法文书，弄出许多的错误。为了这个缘故，我的一点智识。都与事实有关，例如法文中的“兰花”一字，是同学在公园中告我的，所以至今联想到这同学与公园，“延长”一字联想下雨与房东老太婆，因为并不是从读书得来，所以我没有什么字是可以联想书本的。

这该是很大的耻辱。

不但如此：许多人是先读了书，后来证之事实，惊歎古人深思明办，于是豁然贯通的说一声：“此诚所谓‘学于古训乃有获，监于成宪永无愆’也。”

而我则不然，我的肚皮里没有书，没有把有系统的书本智识作为办别事理的根据，每遇到事物上有疑问，只得乱翻书本来求解答而已。

我以为，中国人把读书看得太苦亦太尊贵了，于是与世界事物脱离了关系。读书与散步，踢球，看电影，游山玩水，并不衝突，而且是互

有补益（大学生天天进跳舞场未必有益，但偶然去一次，未必带回满身的恶毒，这全在自己的处置如何耳。）

我觉得，一个法国人的走进图书馆去，和简直走进戏院电影场去是一样的性质。星期或假日，不必工作的时候，法国人就要利用这一天时间，作有益身心之事。我不是说法国人愚笨，肯以读书苦事视为看戏看电影一样的快乐；我要说的是读书得法的时候，与戏剧电影之启发智识，涵养德性，陶冶情感的出之消遣性质者，完全是一样的。

中国的电影太受美国影响的缘故，游嬉的性质太多，学术的意味太少了。

反之，中国的读书，或者可以说，学术的意味太多，而引动趣味太少，内容则平板陈腐，文字则枯燥生硬，虽有黄金利禄的引诱，天下儘有未用读书作“敲门砖”而骗到了黄金与利禄者。

著书者与读书者的态度都可以改变一下。

个人读书的经验

我生在一个很闭塞的鄉下地方，读书生活是六岁开始的。我从六岁起，受私塾教育，直到十六岁纔进中学。我在经，史，子，的中间整整的混了十年。就这对联诗赋，也练习过不少的日子。我的先生便是我们父亲，是一个鄉下地方颇有声名的秀才。父母教儿子，是要“一锄头便掘一个坑”的，我幼年时所受的教育的严格也就可想而知。

我在十三岁时，考进了本县所立的中学，刚刚住到两个月。父亲来城检查我的功课，认为太鬆懈了，立刻逼着我把舖盖卷起，一同回去。又过了三年，纔让我去住府立的一个中学。刚到这个中学里面，教员和监学，校长，都夸讚我的文章，我很有点骄矜自喜，似是数学根柢不行，英文完全没有学过，这两个重担子一齐加到头上来，眞是辛酸辣苦四味俱全。幸亏那时很有要深的心，常常在天未大亮的时候，起来燃洋油灯读英文习数字。吃了这一种苦，算学英文总勉强跟得上。住了一年半，参加一个极无聊的风潮，被学校开除了，便转到省里的一个中学来。在这个事变当中，受了父亲的严斥婉训，我下决心好好的读书了。在转学后的一年中，成绩确是不坏，英文和数学竟一步一步的抢到所有同班的同学的前面了。我的中文，在未进中学前，虽然可以写，但还觉很有点费力，有时且不中父亲的意，等到进了省里的中学以后，眼界渐扩，忽然间“心如灵犀一点通，”可以放笔为文，头头是道。直到这个时候，父亲纔不再从信里寄题目来，限我多少天内作好文章寄回去。

可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不佩服线装书了；我反对线装书了。每到假期回去，常常和父亲辩难五经四书的价值，古圣古贤的价值，父亲说不过，便带着笑意的说一声：“狡辯。我不同你说。”我反对线装书，尤反对诗词歌赋，我把我以前的旧稿都烧掉了，立志不再弄这种“无逻辑”“无补国计民生”的牢什子。我眞想不到时代进展到现在，还有些留学生之类的先生们，平仄声远未弄清楚，作绝工架还不大明瞭，居然抄些前人诗句，夹些自製的半通不通的句子，以抒其怀古的幽情，伤今的绮感，以求附託风雅，倾倒众生！话虽如此，但是我自己深深感觉惭愧，因为我虽然丢掉线装书，丢掉诗词歌赋，我还是毫无成就。

到了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忽然“不安于校，”当了甚么学生会的代表，常常出去开会，对功课渐渐模糊了，到了考的时候，便在晚间偷着点蜡烛，拿出“强记”的本领，来应付第三天的考试。校监某先生平素很

器重我，知道我因为当代表而疎忽了功课，曾有两次劝我还是安心读书，不要用强记的聪明来应付考试，我却暗景的嗤之以鼻。

进到大学以后，在头二年确实用了一点功，后来便又鬆懈了。到了要毕业的一年（民国十四—十五年，）就加入了国民党，同时又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在这时，我的思想变得很厉害，根本看不起大学毕业文凭。出校以后，绝不过问发文凭的消息，我的文凭还是一个朋友代领，在毕业的第二年秋天寄给我的。

在社会上胡乱混了两年，觉着学识不够，得着一个机会，便跑到英国去念书。这时眞想读书，可是中了贪多的毒。我研究经济学，我打算把经济学的各部门都吞下去。自以为很读了几本书，可是一回到中国，遇着爱重“专家”的先生们，问我专的是什么，我简直瞠目无以对。

以上是我读书的简单经历，从这种经历上面，我认为：

（一）读书不能照古法—焚膏继晷的方法，虽然是最严格的确实的，却很容易使学者灵机闭塞。我虽然不能说我幼年所受的严格教育为无用。但我终以为是危险的。我相信：一个蠢才在那种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

（二）读书不能躐等—我进中学时，在算学英文上面吃了很多的亏，便是由于躐等。

（三）读书不能务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都是似是而非之词。青年人最容易接受这种理论。青年人应该认清楚自己做人的时代程序。读书的时代在前，救国的时代在后。先尽了读书的责任，才能尽救国的责任。救国是如何钜大繁複幽深曲折的事业，岂是读书未成的学生所能尝试的。在求学时而欲务外，无疑的是误了国又误了自己。

（四）读书不能尚强记—强记等于急水过田一样，来的快，去的也快，绝对不能发生深厚的影响，所以凡是强记以应考试的，一到考试完了，其所学的也完了。而且这一种办法，使得脑筋一时运用过度，失了弛张的正轨，是极有害于脑力的。

（五）读书不可贪多—古人曾说过“务广而荒，”这就是说贪多的毛病。研究的范围大而都能融会贯通，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可是平常的人（不是有特殊天才和体力的人）体力和聪明都有限，还是缩小研究的范围好一些。

（《文化建设》）